

郭良平 专栏

普京大帝的特朗普效应

“百年巨变”之首，是美国自认的国际角色的改变。二战后美国一手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，在冷战中不断受到苏联阵营挑战；直到苏联解体、冷战结束方一统天下。但自始至终，它由美国独家领导并负担几乎全部成本。同历史上各类帝国相比，这是一种全新的帝国形式，也是最开明的——尤其在冷战中，美国对盟友的宽容和慷慨，成就了“东亚奇迹”和欧洲的复兴。

冷战后借助胜利的余威，连美国的宿敌中国，也能够从这个自由主义秩序中，获得快速发展的空间和资源。

现在美国认为在这个秩序中吃亏了，不再愿意承担制度成本，并有意利用帝国余威，像老牌帝国主义一样攫取利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民主党仍期望占据道德高地来维系盟国体系，以弥补不断衰落的国力。特朗普的共和党则认为盟国尤为可恨，揩油比敌国更甚，所以要“打击一大片，保护一小撮”。支撑世界秩序的文明大厦正在崩塌。

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，它的基础是人的本性——恃强凌弱，唯我独尊，唯利是图。自由主义秩序建立的80年来，出现过一长串战争过时论和文明进化论者。1985年，理查德·罗塞克兰斯（Richard Rosecrance）发表《贸易国的崛起》一书，描述一个用国际贸易取代征服的新时代；哈佛的斯蒂芬·平克在《人性中善良的天使》（2011年）一书中，系统阐述文明进步的原因和表现；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（2014年）也颇自信地宣称战争已过时。当然，美国二战后在欧洲老牌殖民帝国解体中的作用，以及卡特总统在1977年签署条约，将巴拿马运河管辖权交给巴拿马的壮举，都让人感到人类进步了。

但进步中的“杂音”，包括里根总统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推翻左翼政府，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就职演说中，刚刚宣布完美国将以一个“更善良、更温和”（kinder、gentler）形象出现于世不久，就出兵将巴拿马总统诺列加逮捕归案，到美国受审并服刑。其实在各国领导者中，基于人本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在少数。如俄罗斯的普京还停留在沙俄时代，他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根据的是沙俄逻辑。中国吃沙俄的亏最多，但不少网民不无羡慕地称他为“普京大帝”，说明同样的人性在作祟。“普大帝”发动战争后，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惊慌失措，到处讲如不制止普京，历史就会反转。

然而，特朗普最能理解普大帝，当时就在电视上称赞普京的“天才之举”，并责备拜登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应该挑衅普京，如他在任，俄乌战争“绝对不可能发生”。现在轮着“特朗普大帝”了，作为绝不会逊色。

丛林法则的回归

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立刻一鸣惊人——“美国已经70年没有扩张领土了”“现在是时候了”。他想将加拿大纳入成为美国的第51州；从丹麦手中强行收购格陵兰岛；从巴拿马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；将墨西哥湾改名为“美利坚湾”。借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的话，就是“既有好吃的，也有好看的”。美国会扩大为幅员最广的国家，为美国永远称霸打下坚实基础——这是“好吃的”；墨西哥湾更名“美利坚湾”，巴拿马运河更名为“特朗普运河”——这是“好看的”。

他在1月25日的内华达州集会上提到，在“不远的”将来，美国可能成为一个领土“大幅扩张”的国家，为此他不惜动用经济的和军事力量。

他雷厉风行，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，指示内政部在30天内，把美国地名资讯系统中的墨西哥湾改为“美利坚湾”。美国内政部24日宣布已改名；谷歌27日说，谷歌地图也会跟从。

他还曾表示，要将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为表示对原住民的尊重，于2015年把阿拉斯加一座山，恢复原名为迪纳利山（Denali），改回麦金利山（Mount McKinley）。

如果成功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，美国国土面积将达到2168万平方公里，成为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，比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（1710万平方公里）还多出约458万平方公里，使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相形见绌，起码从心理上，中国超越美国是不可能了。对北极战略资源，地理位置和航道的控制，将彻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，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。让拜登的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”见鬼去吧，丛林法则再次主导国际关系。

这个强盗逻辑使人们从道义上感到不舒服，但那是因文明而产生的不适，在人性上并不违和。文明并没有彻底改变人

性：“特朗普现象”是“普京现象”在美国的翻版；“普京现象”也是对“特朗普现象”的警示——普京能够犯让国运倒转的错误，特朗普未尝不能。这是最高领袖自负自恋中，独断专行的必然逻辑。人性难移，有实力后就会觉得自己不用移了，应该是别人让路。

性：现代文明还不足300年，而且多数时间是战乱纷呈，弱肉强食。真正和平的年代也就是二战后，并且是在美国霸权以及美苏核恐怖平衡下取得的。

强权即是真理

丛林世界使人人自危，产生对稳定秩序的需求。人类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，发明不同的机制来弥合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，如家族、贸易、宗教、国家、帝国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、条约和行为准则等。

帝国是最常用的建立和维持秩序的形式，而全球化是这些逆本性力量的集大成者。这样，人类逐步从低层次到世界范围内不断克服差异，在更高层次上构建更大的共同体。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性，只不过扩大冲突的单位而已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些人为的东西仍无法抗衡人性。冷战后，全球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日臻完善的法律、条约、组织和准则，以及由产业链构成的相互依赖，在短短几年内就分崩离析。私利和身份政治很容易就颠覆这些辛辛苦苦、长期积累建立起来的纽带联系和脆弱的认同。

究其原因，乃法律、秩序须由强权建立并维持；一旦强权没有了，法律光靠自觉就难持久。灾难使权力出现真空，如冠病疫情期间美国屡次出现哄抢店铺；洛杉矶大火中人们自觉组织起来，弥补强权警力的真空，防止出现大规模抢劫。美国在二战后的军事实力举世无双，经济占全球一半以上，这是美国建立起一个与往昔不同的，宽容、和平得多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底气。这个底气的耗散是美国角色转换的根本原因。这情形如同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。美国国内也是如此。
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民主的道路一直不顺，民主政治难以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。普京集权下的雷厉风行反而更对多数民众的胃口，他的支持率一直很高。近一二十年来，世界政治的一个趋势，是民主退潮和强人政治纷纷在各国出现。它反映出来的并非民主和威权制度的优劣，而是这个巨变时代对领导力的要求。怎么有效、持久地满足这个要求，是民主和威权这两大类型政治制度都没有解决好的难题。

民主政治内部激烈的纷争使决策跟不上形势，甚至出现瘫痪。强人政治往往一时表现得很有效率。“特朗普现象”是“普京现象”在美国的翻版；“普京现象”也是对“特朗普现象”的警示——普京能够犯让国运倒转的错误，特朗普未尝不能。这是最高领袖自负自恋中，独断专行的必然逻辑。人性难移，有实力后就会觉得自己不用移了，应该是别人让路。

美国的体制是为权力制衡设计的，但特朗普已经表现出能够打破传统制衡的非凡能力。他的优点是会为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而犯傻。美国成为一个“正常帝国”后，如何维系它建立的、使众多国家受益的国际秩序，是世界各国，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的挑战。最好的前景是美国再出现拜登那样的理想主义政府，继续承担国际重任，但美国选民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，已经不认同这个角色了。

其次是G2——中美共治或一副一正，但目前双方是乌眼鸡和红脖子，相互看不顺眼；再次是换一个老大，比如中国来接过这个强权义务，但这面临西方国家认同的问题，以及中国是否有能力且乐于付出；再再次是强化联合国的协调和维持秩序的机制，但在它的创立国搞破坏，不断退群和阻挠的情况下很难奏效；最后是多极大国协调或“小多边主义”秩序，但这些都短期难以奏效，长期难以持续。

中国的抉择

中国发展的态势咄咄逼人，是美国转换国际角色的根本原因。普大帝在危难中也不断拉拢中国，这是否会产生普大帝的中国效应呢？在特朗普就职之际，中国有一系列展示国力的动作。继去年11月珠海航展展示大批先进武器装备后，12月26日，在毛泽东冥诞当日，中国高调亮相两款第六代战机，美军太平洋司令罕见出来对中国的突破进展表示钦佩，并表示无意同中国搞军备竞赛。之后又有空天飞机的突破，并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发布大型语言模型深度求索（DeepSeek），把美国的人工智能界搅得天翻地覆。对美国的信息很明确：收回你的傲慢，我们不吃这一套！

的确，虽然美国军费仍是中国的3.6倍，但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3.2%，而中国的只占1.7%；而且用美国权威人士的话来说，美国军费“都是借来的钱”，每年还国债利息都超过军费。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急剧转换。特朗普的方针政策，几乎肯定会让美国的传统盟友离心离德。怎么看中国都立于不败之地。中国又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呢？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